

《曹植集》的编纂与四种宋本之分析

朴 现 圭

一、宋以前《曹植集》的编纂

《曹植集》，是指曹植所纂的诗文集。曹植诗文集的编辑，曾由作者亲手或使友人杨修之手编出来，此是出现较早的《曹植集》。其有关编纂的记录，是《前录》所录的七十八篇赋集，曹植嘱杨修点定的辞赋集，以及曹植自己手定的诗文目录。

曹植《前录自序》说：“余少而好赋，其所尚也，雅好慷慨，所著繁多。虽触类而作，然芜秽者众，故删定别撰，为《前录》七十八篇”。曹植自少嗜好辞赋，频频动笔，篇数繁多，后来自己觉得其中芜作不简洁的太多，削除修改，只剩下来七十八篇。这就是《前录》。此既能称《前录》，则似乎另有《后录》的存在，但以史无明文，左证不存，实则难以详考。因此，后人争论有无《后录》的存在，咸不足为定说。

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说：“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道相与。”杨修《答临淄侯笺》说：“猥受顾赐，教使刊定”。曹植将自己少时所著的辞赋集交给杨修，使之点定修订。此事与《前录》有无关系？据姚振宗所说，似指曹植嘱杨修点定辞赋为《前录》七十八篇，^①但上述二者之间，以论者所指的方向不一，则未必为同一本。又姚氏之说明亦实无左证，仅是推测而已。前人已驳姚

氏说，详见于后。笔者想，除了日后出现新资料之前，尚难肯定孰是孰非，因此姑置不论。

《晋书·曹志传》说：“（晋）武尝阅《六代论》，问（曹）志曰：‘是卿先王所作邪？’志对曰：‘先王有手所作目录，请归寻按。’还奏曰：‘按录无此。’帝曰‘谁作？’志曰：‘以臣所闻，是臣族父罔所作。以先王文高名著，欲令书传于后，是以假托。’帝曰：‘古来亦多有是。’顾谓公卿曰：‘父子证明，足以为审，自今已后，可无复疑。’”

曹植去世未几，将曹罔的《六代论》托为曹植所作，则晋武帝正式查问到底有此事否？观此可知，此手定目录、《前录》及曹植嘱杨修点定本三书，很可能只收藏于曹植家，并不流行于世间，所以伪托之作，已为当世所惑了。

《前录》与曹植嘱杨修点定本二书，都是有赋无文的赋集。

《六代论》，属于文类。由曹志尝以曹植手定目录查验有无《六代论》一文，则可知此手定目录载有文类，并有异于如《前录》，嘱杨修点定本有赋无文类。

由曹志所说的口气，查验目录上收载与否，及载录文类，则此手定目录可能是曹植晚年所编定收录其自己所有的作品。除此手定目录以外，《前录》、曹植嘱杨修点定本二种拟非全集类。

曹植歿后数年，曹叡下诏官衙纂辑《曹植集》。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说，景初中诏曰：“撰录（曹）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，凡百余篇，副藏内外”。对此“前后”二字的解释，姚振宗曾又主张此二字系指《前录》、《后录》，其实为“先后”之意，即指曹植一生所有的作品所言。^②

此官衙编定本，前后所录凡百余篇，其数概为曹植一生所有作品，而由宋人纂辑曹植集所载的篇数，增至二百余篇；近人所编的则有三百余篇，几乎为其三倍，则疑曹魏官衙编定本遗漏了不少其诗文。由此推之，在《三国志》所说“百余篇”，可能是

“二百余篇”或“三百余篇”，或系以官衙编辑时将曹植作品中抵触曹丕、曹叡所忌的，一律删除所致。要不然，景初曹叡所纂《曹植集》或嘱选本范畴，实非全本，但这些编辑本，大概是后来曹植集的铸型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·别集类》说，《魏陈思王曹植集》三十卷”，其卷数正合乎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的“魏《曹植集》三十卷”。^③又《总集类》说：“《洛神赋》一卷，孙愷注。”又说：“《书赞》五卷，汉明帝殿阁书，魏陈思王纂。梁五十卷。”又《杂传类》说：“《列女传颂》一卷，曹植撰。”此《曹植集》三十卷本，因与《列女传颂》等独立而置，故其三十卷本可能未收《列女传颂》等文。

《书赞》，汉明帝殿阁书，似以每一幅为一卷，则可知曹植《书赞》的原数目有五十篇。此数目正合乎“梁五十卷”，而至隋时缩小为五卷。考今所流传诸《曹植集》版本，则《书赞》的篇数仅残存三十余篇，即早已遗失了十余篇。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·别集类》说：“魏《陈思王集》二十卷。《魏陈思王曹植集》三十卷。”又《杂传类》说：“《画赞》五十卷，汉明帝撰（即《隋书》所载的陈思王纂）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·别集类》说：“《陈思王集》二十卷。又三十卷。”又《杂传类》说：“曹植《列女传颂》一卷。”隋时只有《曹植集》三十卷本，迨至唐代，除三十卷本以外，又出现了二十卷本；二种之本子，同时传流于世间。

兹先论《旧唐志》的凡例。一人载录数种书籍，是因其数种内容都不是相同的书籍。又其撰人、书名相同而分二本之目录，是因其编辑互相不同的异本，在目录上仅见《梁元帝集》与《陈思王集》二处。《旧唐志》所载的《梁元帝集》，有五十二卷本与十卷本。^④据《隋志》及《新唐志》，则可知后者十卷本为小集，并与全集五十二卷本有异。

是则此二种《曹植集》一定是其编辑不同的异本，并非如焦竑说合二种为五十卷本（《国史经籍志》），^⑤又非如姚振宗说《前录》自定七十八篇赋为三十卷本，《后录》为二十卷本（《三国艺文志》卷四）。^⑥

大概《曹植集》三十卷本是隋时传来的旧本；二十卷本是唐人纂辑的新本，已非原貌。而至宋代，又出现了重新编纂之本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说：“《陈思王集》二十卷。魏陈王曹植子建撰。卷数与前志合，其间亦有采取《御览》^⑦、《书钞》、《类聚》诸书中所有者，意皆后人附益，然则亦非当时全书矣。其间或引挚虞《流别集》，此书国初已亡佚，是唐人旧传也。”陈氏所载的《曹植集》二十卷本，其间采撷于六朝人及唐人诸书。又其诸书中《文章流别集》一书，已佚于北宋初，所以可知陈氏所见《曹植集》二十卷本是根据唐人所辑而重编的书。^⑧

《曹植集》三十卷本，拟佚于南宋中期。其三十卷本的目录，仅载至南宋高宗年间所著的郑樵《通志略》，但此后不见而亡佚了。《曹植集》的重编二十卷本，因见南宋理宗年间所著的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一直流传南宋中期，而时传本数已极少；再至南宋末期亦亡佚了。

下面讨论一下《曹植集》十卷本。盖其编纂时期及其编纂者，因现在中国上海图书馆还藏有宋版十卷本，且在前人的著录中，已数次提及其他十卷宋版本的存在，而在唐代以前的各种目录上，除韩仲卿伪序的十卷本以外，未有见过，所以此书拟是由宋初人的手里纂辑整理的新书。

关于唐代有无《曹植集》十卷本，或者根据唐韩仲卿给《曹植集》十卷本作序文的故事，唐代已出现其十卷本，但这纯属后人委托，不足以取信了。

南宋王铎《龙城录》说：“韩仲卿，一日梦一乌帟少年，风姿磊落，仙人也。拜求仲卿，言：‘某有文集在建业李氏，名照

字亮公，当名出一时。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，俾我亦阴报尔’。仲卿诺之。去复曰：‘我曹植子建也。’仲卿既悟，于邨中昼得子建集，分为十卷，异而序之，即仲卿作也。”

韩仲卿，叡素之子，唐南阳人。在武德令时，有善政。终为秘书郎。此序传十卷本，当系好事家所造的传说，不足当作证据。因在唐朝时《曹植集》尚传行三十卷本与二十卷本，素无其他版本的消息，而至宋朝时，始出现了十卷本。再加上，韩仲卿序文，除此书记录之外，从来无人提过，则可能是好事家所捏造的传说。

况且《龙城录》一书，是南宋王铎伪题唐柳宗元的，其所载诸事，多是经王铎之手捏造成的，所以我们不相信唐代已有十卷本的可能性，也更不相信韩仲卿序之十卷本的事实存在。

此十卷本，较之《隋志》、《唐志》所录，卷数转少，或有亡佚，而其所载诗文共有二百余篇，溢于景初中曹叡诏书的官衙编辑本。大概宋人编定时，将《隋志》、《唐志》中独立的《画赞》、《列女传颂》等书，都归于此十卷本中，且参考由当时所传来的旧本及唐宋代的类书，以辑逸文，补正缺漏，因此全体篇数自然倍增至二百余篇。但其间有舛漏的不少，如《七哀诗》，除收录曹植本辞之外，附载有晋乐所奏之辞。又如蔡邕的《愁霖赋》（“夫何季秋之淫雨兮”），误录于《曹植集》中。^⑨此外，文字谬正，归类错误的颇多，所以不能算它为善本。^⑩

二、四种宋本《曹植集》的分析

由现存各种《曹植集》版本及有关资料，可以找到四种宋版本的实物或其存在的记录，如北宋开宝七年刊本、北宋元丰五年万玉堂刊本、南宋孝宗间江西大字刊本、南宋嘉定六年刊本。

1. 北宋开宝七年（974）刊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

由现存《曹植集》版本及有关资料，宋版中最早的，就是北

宋开宝七年（974）刊本。此开宝刊本，虽其实物未存于今日，况且在前人诸题中，素无所言，而幸有明复刻本，可以考出其梗概。

中国北京大学藏书有“明复宋开宝七年曹子建集十卷本”，即李盛铎旧藏本。^⑩笔者曾亲自调查此本，书末音释后载有无栏单行的木记，刻着“开宝七年秋七月二十四日刊”。

兹言明复刻本的版式及其次序。十卷，四册。左右双栏，上下单栏。正文是九行大十七字，小字双行。白口，上单白鱼尾（单线，无弧），下单线。版心题为“曹集卷几 几（页）”，置于上鱼尾之下。无序跋，末载《曹集疑字音释》。

每卷首题为“曹子建集卷第几”，次行题“魏陈思王曹植撰”。每卷末题同乎卷首题，十卷末则多写“终”字。其书上钤有“不夜于氏/藏书印”（白方印）、“厖鱼/子孙○○/图解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客园/清秘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客园/书印”（白方印）、“半/楼”（白方印）、“昌益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嘉”（朱方联珠印）、“客”（朱方联珠印）、“北大/善本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北京大/学藏”（朱方印）等印章。

此书的收录篇数，有异乎南宋江西大字刊本、清抄南宋嘉定六年刊本。据本人的统计方式，赋四十四篇，诗七十四篇，文九十篇，共二百八篇。^⑪兹与南宋江西大字刊本比较一下。此书收录而江西大字本刊本未收录的，共有二篇，如卷四《述行赋》、卷五《七步诗》。

下面与清抄南宋嘉定六年刊本比较一下。此书未收录而清抄南宋嘉定六年刊本收录的，只有一篇，即卷八《黄初六年令》。又此书未分篇而清抄南宋嘉定六年刊本分篇的，即有一处。卷八的《求自试表》二篇，清抄南宋嘉定六年刊本分作《求自试表》、《陈审举表》、《请用贤表》三篇。

兹讨论一下开宝刊本有后人伪造的可能性。

开宝七年，是北宋太祖年号之一，离开国才不过有十四年。当时中国的整个政局，虽在宋太祖赵匡胤操纵，因继续发动军兵，加强中央集权，使社会方面尚十分分裂，混乱不已，而未进完全巩固统治的时期。因此，在这样文化环境上，学者们会怀疑北宋开国初一定未盛行雕版印刷，尤其如《曹子建集》的个人集部书籍，不止在民间，且在官方，岂有刊行的余力？^⑬

并且此书版本的流传系统，有别于今日唯一存在南宋孝宗间江西大字刊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，则令人怀疑有别的宋版本《曹植集》的存在。明弘正间刊本（如明弘正间活字本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，明正德五年李廷相刊《陈思王集》十卷本），都属于南宋江西大字刊本的系统，书末未载《曹集疑字音释》。

又李廷相刊本中田澜序说：“《七步诗》散见诸书，《述行赋》出《古文苑》，李（廷相）以《七步诗》附卷，《述行赋》附十卷。”其《述行赋》、《七步诗》二篇，旧本《曹植集》不载，而李氏始采自他书，附于自己编纂书的卷末，则似乎当时流传的《曹植集》原无此二篇才对。然而此开宝刊本与嘉定刊本（属于开宝刊本的系统）二种宋版，不但书末载有《曹集疑字音释》，且书中载有《述行赋》、《七步诗》二篇，总收录篇数，较南宋江西大字刊本转溢，则令人怀疑此开宝刊本与嘉定刊本二种真是宋版本的记录。

不过，笔者亲眼调查明复刻开宝刊本的实体，书末音释后载有“开宝七年秋七月二十四日刊”的刊记，且嘉定刊本是四库全书抄本的底本，常见于今日图书馆中，又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的记录是由清代著名的考证学者纪昀等所作的，记录较为真实，考证纯依实牢。

在其开宝刊本、嘉定刊本中，编者自加校、注文的，共有数处。这二本，较之南宋孝宗间江西大字刊本，校字不同，注文有别，是与其来源系统素异的版本。宋代已有《曹植集》的异本，

则开宝刊本的编者拟参考当日所传的旧本（如三十卷本、重编二十卷本曹植集），或采自《类聚》、《书钞》等类书，加以校正，重新编纂了。

明嘉靖二十一年郭云鹏刊本、明嘉靖间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刊本、明崇祯十一年陈朝辅辑建安七子集本等，都是明嘉靖以后普遍流行的诸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，也都是来自开宝刊本、嘉定刊本的版本系统。此诸本的注校之处，与开宝刊本、嘉定刊本几乎相似，是其系统相同的版本。可是与明活字本、李廷相刊本时有相别，可知当时除江西大字宋刊本系统以外，还有另外一系统的宋本。^④

明初活字本、李廷相刊本，多舛错脱落，未能暇顾，又李氏亦曾说此诸本并非善本，则其底本的诸宋版亦非善本。按版本校勘学上，宋版之书，几乎都是个其校勘严格遵守的善本，所以后人极力搜集宋版，且据之改定他本错误的甚多。因此，我们怀疑此诸宋版《曹植集》的价值，同时也怀疑宋代真有宋版《曹植集》的问题。

在这里，暂时讨论中国古代版本史的发展过程。唐代是印刷技术的始兴期，对雕版印刷的普及，只起了推动作用。五代是印刷技术的发展期，以蜀、南唐、吴越、闽国偏远地区为主，文化中心，经济繁荣，印刷术也比较发达，特别是国家中央政府大意地出版了监本经书。又当日已刊有自己文集的，如和凝《疑狱集》、徐寅《赋》和释贯休的《禅月集》等，又刊有汉魏六朝人的文集，如何逊的《何水部集》和萧统编的《文选》、徐陵编的《玉台新咏》等。^⑤

迨至北宋，临逢了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。宋太祖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，为了巩固政权，统治天下，首先以重文轻武，实行文化政策，对付兴武气味。中国古代图书，以文学作品的集部书籍数量最大。其中，虽汉魏六朝的文集，多是后人缀述补辑之本，

而在北宋时印出的颇多，并流传于今日的并不少。

虽然宋开国初，传有旧本《曹植集》，如三十卷本与重编二十卷本，行于世间，而多舛错脱落，未能暇顾，但开宝刊本的编纂者，对旧本《曹植集》不满，便有重新编纂的决心，更有刊行其书的可能性很大。

总而言之，对于开宝刊本是否宋版本的问题，以笔者推测，虽判断后者的可能性较强，但前者的论理亦复存在，其可能性不宜全抹杀之，所以谨志所疑于斯而已。

2. 北宋元丰五年（1082）万玉堂刊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

此元丰本，亦不留存于今日，而只记载于前人志记。《钦定天禄琳琅书目》，载有两部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：一部是前篇卷十中明版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，其底本是北宋元丰五年万玉堂刊本；又一部是后篇卷十一中元版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，实是明九行铜活字本。^⑩

《钦定天禄琳琅书目》卷十说：“《曹子建集》（自注：一函四册），魏曹植著，十卷，……此本前后俱无序跋，目录后有元丰五年万玉堂刊本记，亦分十卷，与《读书志》、《宋志》同。其书樛印。甚精印。纸有金粟山印记，古色可爱。惟目录末叶、卷一首叶，纸色不同，字体亦异，当是先有宋本，阙此二叶。因为翻刻，并以原书所阙，重写补刊，或旧有序跋，俱经私汰，未可知也。”

先要了解一下赵宋时流传《曹植集》的情况。郑樵《通志略》，载三十卷本；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载重编二十卷本。此二种《曹植集》，都亡佚于南宋之间。那么，北宋时尚存的三十卷本与重编二十卷本，怎么会突然有编辑十卷本《曹植集》的必要？这就曾是笔者写学位论文时尚未解决的问题。^⑪且据《钦定天禄琳琅书目》所说，此书的目录末页、卷一首页都遭缺，后人重写补刊，所以纸色不同，字体亦异。其有元丰五年万玉堂刊

本の木记，恰在所缺的目录末页，则此木记果为原本所有？或后人伪造？很难说明。

此元丰本，疑焚于清嘉庆间宫阙大火灾，且未有同版本书留存于今日，因此在别无旁证之下，不敢肯定。只是笔者最近找到明覆刻北宋开宝七年本；其原本的编辑，离此书早出一百余年，则可知十卷本的出现时期不会晚于北宋初。

北宋之期，虽有三十卷本与重编二十卷本，而其传本极少，流布有限，或深藏九宫，或秘藏私家，能其知道或其存在二本的人几乎没有；又下至宋元之际，终于亡佚而不传了。所以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都只列出十卷本，而没列出三十卷或二十卷的存在事实。

又天禄琳琅所载的书籍，都是出于宋金元明累代中秘旧藏本，与清帝康、雍、乾三朝次第搜集本，且由清乾隆间大臣于敏中、王际华等，与版本鉴赏名家彭元瑞等，实际在调查而编纂，其记录的可靠性，较之个人书目题识更为确实。^⑧

由上所说，笔者推测当时实有此元丰五年刊十卷本的存在。换言之，北宋初至南宋中叶之间，共存在着三十卷本。二十卷本和十卷本，而至南宋末叶以后，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被淘汰，只有十卷本流行起来了。

3.南宋孝宗间（1162—1189）江西大字刊曹子建十卷本

中国上海图书馆藏有此本，是海内外唯一本。左右双栏，上下单栏。正文是八行大十五字，小字双行。白口，双顺黑鱼尾。版心上记版刻字数，下记刻工人名；版心题为子建文集几几（叶），置于上下鱼尾之间。刻工人名是王彦明、刘世宁、徐仲、刘祖、陈朝俊、李安、于宗、魏之先、叶材等。

书首载《曹子建文集目录》，而有序文；书末亦无跋文及《曹集疑字音释》。每卷首题为“曹子建文集卷第几”，次行题“魏陈思王曹植撰”。每卷末题以“曹子建文集卷第几”为准，唯

卷八、十末题多加“新雕”二字。

此外，书有黑钉处，如卷八页三前面，在《谢妻改封表》与《求自试表》之间，有黑钉一行。此书字体，大如多宝塔碑，悦目可爱，版刻精巧，书品极高，是宋版本中不可多见的善本。印纸用黄草筋纸，非常坚实，有弹性。

宋版书凡遇见宋朝名讳字，不得直书，须取其他方法加以回避。这种习俗就为我们提供了鉴定版本时的有力证据。北宋时代不但避历代皇帝的名讳及赵氏的远祖讳，而且还要避与其嫌名有关之字。下至南宋迁都而偏居江东后，凡文书的避讳礼，仍然戒避遵守，但不若北宋的谨严，常有该避而不阙笔的现象。

至于此书避讳的情况，若逢一些宋朝名讳，阙末一笔，以表避讳，但亦有一些不避之字。其避讳字，北宋是始祖的“玄”字（如卷四《鸛赋》、卷九《平原懿公主诔》等，而其他多处不避），太祖之父的“殷”字（如卷三《喜霁赋》、卷九《七启》等），真宗的“恒”字（如卷六《吁嗟篇》等，但亦多处不避），仁宗的“禎”、“贞”字（如卷一《玄畅赋》、卷七《商山四皓赞》等）；南宋则是高宗的“邁”、“媾”字（如卷四《神龟赋》、卷五《矫志》等，但不避“構”字），孝宗的“慎”字（如卷十《汉二祖优劣论》，但亦有不避的）。其他宋朝名讳，都不避了。

此书的宋庙讳避至孝宗“慎”字止，又其刻工者或附合于其他南宋初版本。此书的刻工王彦明，参与南宋孝宗间浙刊明印本《古史》，南宋覆刻北宋版本《通典》，南宋刊本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、《外集》。据此，可推知此书刻年为南宋孝宗间。傅增湘将此书误作元刊本，^⑩沈津则统说之为宋刻本。^⑪

其书上钤有，“华亭/朱氏”（白方印）、“朱文/石史”（朱方印）、“书史/之记”（朱方印）、“良士/眼福”（白方印）、“良士/珍藏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周印/良金”（朱方印）、“毗陵周

氏九松/迂叟藏书记”（朱长印）“我法斋”（朱长印）、“子孙/永保”（朱方印）、“虞山瞿/绍基藏/书之印”（白方印）、“铁琴铜/剑楼”（白长印）、“菰里/瞿镛”（朱白兼方印）、“子雝/金石”（白方印）、“瞿/润印”（白方印）、“瞿印/秉渊”（白方印）、“瞿印/秉沂”（白方印）、瞿印/秉冲”（白市印）、“瞿印/秉清”（白方印）、“恬裕斋/镜之氏/珍藏”（朱方印）、“瞿印/启科”（白方印）、“瞿印/启文”（白方印）、“古里/瞿/氏记”（白方印）等明清著名人士的藏书印。

明代著名藏书家朱大韶与周良金，得此书密藏于家内，不使人知。下至清代，流入于常熟瞿氏之手，爱玩如宝。民国初流散在民间，经杭州五绶珊，终归上海图书馆。

朱大韶，字象元，一作象玄，号文石，松江华亭人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常，授检讨。后改南雍司业。性好聚书，家藏珍本，尤爱宋版，精本素富，著有《横经阁收藏书籍记》。横经阁，为其藏书处所。周良金，毗陵人，嘉靖三十年岁贡，光禄寺署丞。藏书甚富，尤其素酷爱宋本，寝食其中。瞿绍基，字荫棠，常熟人。性好古书，在宾汤门外十里的菰里村，设置当时有名的藏书处，名曰恬裕斋。瞿镛，字子雍，绍基子。承先志益肆力搜讨，收得宋元善本特多。著有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，既博且精，足为后劲。瞿秉渊、秉沂、秉冲、秉清，镛子。瞿氏一门，由恬裕斋·铁琴铜剑楼的藏书楼，广购古书，旁搜金石，历子孙代代的劳力，积书数十余万卷，遂成为清末吴中最富的藏书一家。

虽然此藏书的收藏经路，以常熟瞿氏和傅增湘的解题，且书上钤有的著名藏书家印章，较易把握，知其实体，但在明清两代出现数十种《曹植集》时，其存在鲜人知道。甚至于清末朱绪曾与丁晏二人，各自重编《曹集考异》、《曹植铨评》时，几乎收全了当时传行的旧本《曹植集》，^②而始终不知此书的存在，故

一言也未提过。1922年上海涵芬楼张元济等，曾仿清末黎庶昌辑《古逸丛书》，鸠集古逸或罕存的善本时，将此书从常熟瞿氏藏本借出，收入《续古逸丛书》^②。民国初乌程蒋汝藻重雕宋版本时，将此书亦辑入《密韵楼景宋本七种》中。^③

4.南宋嘉定六年（1213）刊曹子建集十卷本

《四库全书》抄写《曹子建集》本的书首，载有纪昀等所题的《曹子建集提要》^④，说：“此编原本，^⑤题有嘉定六年癸酉字，犹从宁宗时本翻雕，盖即《通考》所载也。凡赋四十四篇，诗七十四篇，杂文九十二篇，合计之得二百十篇。——然唐以前旧本既佚，后来刻植集者，率以是编为祖本。别无更古于斯者，录而存之，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。”《四库全书》抄写《曹子建集》本，载于集部二、别集类一（魏）。

盖有南宋嘉定刊本的事实，始载于纪昀等《曹子建集提要》。在此论以前，尚无人言及，同时其后言嘉定刊本的内容，也率以《提要》所说的为主，别无增补，或有异说的存在。又在今日各图书馆及个人藏书家的目录中，根本不列其名，则料想可能焚毁于嘉庆间天禄秘阁失火之时。

若据《四库全书》抄本而言之，嘉定刊本的大体特征，也系来自开宝刊本的系统，故除卷八以外的其他卷的篇数、卷数、次序等，与明覆开宝刊本无不相同。其后，明嘉定后诸版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，率以此嘉定刊本为底本，则是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。

至于内容文字方面，《四库全书》抄嘉定本，较之明覆开宝刊本，几乎相同。但亦略有不同之处，如卷一《东征赋序》说“故作赋二篇”，明覆开宝刊本仍然作“二篇”，《四库全书》抄嘉定本则以文集上实录一篇，故改作为“一篇”。又如卷五的“赠丁廙”题目，明覆开宝刊本误作为“赠丁翼”，《四库全书》抄嘉定本则改正之。

又其校注之处，《四库全书》抄嘉定本，明覆开宝刊本中所

不当之处，有其时将改正过来。如《曹集疑字音释》中“镌”字反切，明覆开宝刊本作“呼规切”，《四库全书》抄嘉定本则改作“子全切”。又如“盗”字反切，明覆开宝刊本作黑钉，《四库全书》抄嘉定本则却作“所加所何二切”。

三、结 论

《曹植集》的编辑，早成于作者亲手等，理当完璧，无所欠缺，但历一千七百余年的岁月，随手散佚，残破难堪。隋、唐代的《曹植集》版本，有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二种，但以其时雕版印刷术未盛，似为手抄之本。惜乎早日陆续亡佚，不传于今。此外，宋代尚有重编二十卷本，来自唐代的二十卷本，亦遭到亡佚了。

今日所能追睹的《曹植集》十卷本，是宋人纂辑之书，也是其后诸《曹植集》的祖本。笔者早日亲跑各馆，阅读古书，并从各种文献中，调查资料，方找到四种宋版《曹植集》十卷本的记录或实物，如北宋开宝七年刊本，北宋元丰五年万玉堂刊本，南宋孝宗间江西大字刊本，及南宋嘉定六年刊本。

其中，北宋开宝七年刊本的记录，是十卷本中最早刊行的，也是前人所未言及的。虽然现存版本是明覆开宝刊本，刊行时代较晚，而尚有后人伪造的问题，但在这里以初次研究介绍其版本的存在，当作最大意义。其他三种宋版《曹植集》，前人已论过，略知概况，而在本文中详细列出其版本特征，刻版系统等。

现行所传行的《曹植集》，都是后人校辑，采取旧集所录，搜括群书所载，其诗文的总数，除失题、残句以外，凡三百余篇，几乎三倍于景初中官衙编定本的百余篇，颇算之为佳本。况且近人重编的《曹植集》，细心考察，博采众集，又导入新法，训解注释，故堪称善本。

然而诸本《曹植集》的校辑，尚未全论宋版本，略忽刻版系统，都难免畸零辐辏之嫌，或有遗漏者，讹舛者，疑存者，补增

者，因此往后学者透过此论文的介绍，明其版本源流，来作重新补勘，能早日使较更完善的校本出现。此乃是笔者的企望，也是目的。

注：

①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三十九之三：“案传注引《典略》，临菑侯植与杨修书云：“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道相与。”修答书云：“猥受顾赐，教使刊定。”似即此《前录》。”此说又见《三国艺文志》卷四。

②姚振宗《三国艺文志》卷四说：“按陈思王文章有《前》、《后录》，景初诏撰称前后所著百余篇，亦似指《前录》、《后录》而言。”胡玉缙曾驳姚氏之论，说：“景初中诏撰植前后所著，前后犹先后耳，各为一事。”（引见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卷十九）

③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是日本仁和、宽平间（唐龙纪一年～乾宁四年；889～897）藤原佐世勅编的古目录书，晚出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三百四十余年，又早出于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五十余年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一百五十余年。

④《隋书·经籍志·别集类》说：“梁元帝集五十二卷。”又说：“梁元帝小集十卷。”

⑤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《曹子建集十卷提要》说：“盖三十卷者，隋时旧本，二十卷者，为后来合并重编，实无两集。郑樵作《通志略》，亦并载二本。焦竑作《国史经籍志》，遂合二本卷数为一，称植集为五十卷，谬之甚矣。”

⑥姚振宗《三国艺文志》卷四说：“除《前录》自定七十八篇，《后录》当二十余，疑《前录》三十卷，《后录》二十卷。隋时但有《前录》，唐代乃《前》、《后录》并出。《通志略》以三十卷在前，二十卷列后，似亦以为《前录》、《后录》，所以别于《唐志》之颠倒欤？然是否即景初原本，不可知已。”胡玉缙曾驳姚氏之说，云：“否则《前录》七十八篇为三十卷，《后录》二十余篇为二十卷，不应《后录》俱系长篇文字。况业经诏撰，讵有仍其所自定者。以此知《通志略》所载两本，非景初本。其三十卷本，非自定《前录》。《唐志》先二十、后三十，亦无所谓颠倒也。姚说殊嫌牵合傅会。”（引见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卷十九）

⑦此说《御览》一书，是指北齐祖珽等所撰的《修文殿御览》，所以置于《北堂书钞》等书之前。

⑧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《曹子建集十卷提要》说：“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，亦作二十卷。然振孙谓其间颇有采取《御览》、《书钞》、《类聚》中所有者，则摭摭而成，已非唐时二十卷之旧。”

⑨盖因《艺文类聚》之误，将曹植、蔡邕二赋误合为一了。

⑩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《曹子建集十卷提要》说，嘉定六年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“凡赋四十四篇，诗七十四篇，杂文九十二篇，合计之得二百十篇。较《魏志》所录百余篇者，其数转溢。然残篇断句，错出其间，……即众说异同，亦宜附载以备参考，乃竟遗漏，亦为疏略，不得谓之善本。”又傅增湘曾阅览南宋孝宗间江西大字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，说：“此本误字甚夥，转不如明活字本。”

⑪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有李氏图书卡片。其卡片上题此本为“曹子建集十卷附曹集疑字音释。明仿宋开宝七年（甲戌）刊本。”书套内题则与之相同。又《木犀轩藏书书录》卷四《曹子建集》作“明刊本”。

⑫至于《曹植集》收录篇数的统计方式，按各《曹植集》目录之间，稍有出入。此种原因，系以文章编纂时篇数分合算法的不同所致，实则别无增减。例如《七启》、《九咏》通常合为一篇，或则各分散一篇；《魏德论》与《魏德论诂》通常分作二篇，或则合算为一篇。

⑬《焦氏笔乘续集》卷四引洪迈说，云：“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，所在书籍印板至少。”又引韩琦说，云：“少年时家贫，学书无纸，时印板书绝少，文字皆是手写。”参考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9月，页57。

⑭北京大学藏明铜活字本，书首载有元方题识，说：“此活字本不著刻书年月姓名，……盖即指此是刻于弘正之间，非明初也。此本源出于宋，而与嘉定本时有异同。所阙字，嘉定本不阙，与或别有所据。”

⑮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9月，页50。

⑯此所谓元版《曹子建集》十卷本，今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。台湾故宫书目，页995，《曹子建集》十卷，题明九行活字本，十卷二册（卷十页十一遭缺）。其书上钤有“谦牧/堂藏/书记”（白方印）、“兼牧/堂书/图记”（朱方印）、“东海/氏图/书记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天禄/琳琅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天禄/继鉴”（白方印）、“乾隆/御览/之宝”（朱方印）、“五福五代/堂古稀/天子宝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八徵/耄念/之宝”（朱方印）、“太上/皇帝/之宝”（朱方印）等藏书印。

⑰朴现圭：《曹植及其文学研究》，台湾师范大学，1988年5月，页392—393。

⑱彭元瑞自认为书目上绝无贋刻伪托的宋本，实则有不足全信之处。

在乾隆之际，审定宋版之法，尚未周密，所以颇有贗刻伪托的宋本。但以著录宋版本的数目，多达三百余种，非常丰富，须有互相比验的经验，因此虽其中有一些贗品，究以真实者反多，且流传有自，秘府累代，收藏固无论。此外，天禄琳琅的宋版本，多登睹于当时著名收藏宋版本的藏书书目，且后代的名藏书家及版本鉴别家，亦屡屡引用证明，总而言之，天禄琳琅所载的宋版本，较之个人书目所题的，其可靠性极高。

①⑨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二《曹子建文集》十卷（元刊本）。

②⑩沈津：《楚辞及汉魏六朝别集》，《文献》，1990年2期，页196。

②⑪若考出他们编纂《曹集考异》、《曹植铨评》时的参考书籍，则是根据南宋嘉定本（四库全书本抄本）以及明人编纂诸集，又引用六朝唐宋人的类书、选集等书，该赡不芜，精确无比，所以研究曹植的学者将此二书当做基础课本。

②⑫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印《曹子建文集》十卷本，悉依此南宋江西大字本，唯书首多附封面一张而已。封面为“宋本曹子建文集／续古逸丛书之五。”封面后载“壬戌冬日上海涵芬楼假常熟瞿氏藏本影印，远近翻刻必究”的单栏三行书牌。《续古逸丛书》，载宋大字本《孟子》十四卷，宋咸平本《尔雅疏》十卷等，共五十七种，每种底本殆以宋时镂板为主。

②⑬蒋汝藻，号乐庵，南浔人。密韵楼重雕《曹子建文集》十卷本的内容，与《续古逸丛书》本殆同，但其目录、篇名、封面题等处，按丛书编者蒋氏重雕之例，稍有更改。封面题为“新雕曹子建文集十卷”。《密韵楼景宋本七种》，载有《吴郡图经续纪》三卷、《歌诗编》四卷、《草窗韵语》六卷、《雪岩吟草甲卷忘机集》一卷，《青山集》三十卷，《寰氏联珠集》一卷及《曹植集》。其底本皆是宋版本。

②⑭纪昀、陆锡熊、孙士懿等《曹子建集提要》，写于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七月。

②⑮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四十八所说，此《曹植集》是两江总督采进之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韩国顺天乡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